

儼

山

纂

錄

陸
深
撰

中
華
書
局

儼山纂錄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
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學海
本名儼山外纂多寡與百陵同
百陵本在前故據以排印

儼山纂錄一卷

上海陸深子淵

域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。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六里。此漢之極盛也。唐之極盛。東西九千五百十里。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。本朝疆界。予所行者。起自東海。西至成都。又西望威茂松潘。約有千里。蓋萬餘里矣。成都萬里橋。蓋自長安迂道言之。指南北也。非實。南自延建。北至鴈門。予行蓋五千里餘云。本朝輿地。前古無比。猗與盛哉。然有可疑者二事。堯舜時以冀州爲皇畿。四方皆二千五百里。今冀州之北。能幾何邪。三吳在古。不入職方。其民皆斷髮文身。以與蛟龍雜處。若空其地然。爲最下也。今財賦日繁。而古之遺跡不異。其水不爲害者。天幸爾。萬一降水。不知何以處之。區區開築。難以言善。

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于六十。極短于四十。嘗聞前輩言。惟正統己巳官曆。晷刻三十九。夜刻六十一。以爲陰陽。故有土木之變。元授時曆。則長極於六十二刻。短極於三十八刻。以爲驗于燕地稍偏北故然。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。則短又不止于三十八刻而已。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。初不全繫于陰陽之消長也。

本朝國初。總計天下稅糧。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。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。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。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。浙當天下九分之一。蘇贏於浙。以一府視一省。天下之最重。

也。松半於蘇。蘇一州七縣。松才兩縣。較蘇之田四分處一。則天下之尤重者。惟吾松也。

本朝國體。與前代不同者。有三事。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。漢唐故事。但驅出境外而已。近得戶部移文開稱。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。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。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。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。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十石。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。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。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。大約歲費四百餘萬。隨時用兵不與焉。今上大工之費。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。只大木一項。四川已用九十萬。尙須九十萬可足。川之民力可念也。

先秦兩漢間。書名爾雅曰故者。如毛詩故。魯故。后氏故。翰故。杜林蒼頡故。曰微者。如左氏微。鐸氏微。張氏微。虞卿微。曰通者。如陸君通。白虎通。風俗通之類。魏晉而下。則華靡矣。宋王景文有詩總聞。音曰音韻。訓曰字義聞。章曰分段聞。句曰句讀聞。字曰字畫聞。事曰事實聞。人曰人姓號聞。物曰鳥獸草木器物。聞。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。共十聞。每篇爲總聞。又有聞風。聞雅。聞頌等。觀其命名。已得古意。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。戊戌歲借錄于李文選。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。亦多前人所未發云。按黃鍾爲萬事根本。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。但疊黍候氣之法。無授受之真。必當有神解妙悟者。此禮樂之本也。

余往來漕渠。未嘗不三致意焉。通塞者。天幸也。使北方無惰農。有此焉而不特可也。國家詳於講漕而略

於講農。豈未之思乎。

天下之治也。宰相求士於天下。天下之亂也。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。宰相求士。將以任天下之事也。則因事以量士。士盡其才而事理矣。天下安得而不治。士求於宰相。志於爵祿也。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于士。士之求愈多。而爵祿不足以應之。天下安得而治。

寒。煖氣也。寒屬天。煖屬地。西北高近天。故多寒。東南卑入地。故恆煖。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而極寒。道家謂之罡風。莊生謂之羊角風。

天。陽也。其氣寒。地。陰也。其氣煖。煖中得寒則成。故萬寶告成。皆在寒涼之候。寒中得煖。則施爲雨雪是也。三皇五帝之法。後世所存者無幾。秦始皇極不道。而其所爲。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。稱皇帝一也。郡縣二也。長城三也。

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。電爲光於同雲之際。皆非也。陰精之融而未盡者。月也。陽光之迸而成形者。電也。故日中之鳥。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。故日月物也。非神也。詩曰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

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。推算吉凶。而必歸重於日主。頗亦有說。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。皆生於日。積日而後成月。積月而後成歲。故日干最爲重。蓋日躔于子宮。則謂之子時。丑寅之類皆然。無日則無時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。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。

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。謂日月與地同大。若地體正掩日輪上。則月爲之食。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

嚴山纂錄

射者。予未敢信以爲然。